

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路径探析

刘苗

新疆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新疆乌鲁木齐, 830017;

摘要: 家庭教育作为个体接触外部世界的初始场域, 在个人社会化进程与社会文明演进中发挥着基础性作用。思想政治教育则以理想信念培育与爱国主义精神塑造为核心使命, 二者在育人维度存在天然的耦合性。本文以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机制为研究切入点, 系统考察残缺家庭的结构特征、专制型、溺爱型、忽视型的教养模式, 以及家庭教育内容体系对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深层影响。通过分析家庭教育多维度要素与思想政治教育发展之间的关系, 从而为构建家校社协同育人格局、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创新发展提供思路与实践路径。

关键词: 家庭教育; 思想政治教育; 融合

DOI: 10.69979/3029-2735.26.03.027

在当代社会发展中, 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对个体成长和社会稳定至关重要, 有着塑造价值认同的微观功能和维持社会稳定运行的宏观使命。家庭教育是个体成长基石, 是教育起点和终身教育重要组成部分。思想政治教育是国家意识形态建设的关键, 承担引导公民树立科学三观的核心职能。随着教育生态的动态演进, 二者从分离走向融合已成为时代命题, 但当前实际教育中, 二者存在脱节, 未能发挥融合协同效应。基于此, 本文聚焦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必要性, 剖析家庭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多维度影响, 进而提出家校社协同育人的实践路径, 为构建全链条育人体系提供理论参照。

1 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内涵以及实施的必要性

中华民族向来重视家族传统, 自古以来, 家庭教育在塑造人的思想道德品质方面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古代社会中, 家族长辈以光耀门楣为期许, 向子嗣传授孝道和礼义廉耻准则。近代以来, 受特定社会历史背景影响, 长辈更侧重对晚辈进行爱国情怀培育。步入现代社会, 长辈注重引导晚辈秉持与人为善之道、践行尊老爱幼传统的同时鼓励其追求优异学业成就。不同的时代背景, 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也各不相同, 但家庭教育对促进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作用不容置疑。

1.1 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内涵

任何的学术研究我们都要先厘清其理论内涵。在日常生活语境中, “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往往被简单等同于在家中儿童开展的道德教育。这种表述似一种约定俗成的认知, 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

部分特征, 但只是宽泛笼统的概括。从严谨的学术研究的视角来看, 它缺乏对家庭思想政治教育本质、目标、内容及方法等关键要素的系统考量与精准界定。因此, 有必要对家庭思想政治教育进行科学、规范地归纳总结, 以构建其严谨的学术概念体系。家庭思想政治教育, “由家庭成员对家庭成员, 特别是父母对子女进行的自觉的和持续的有关政治立场、家国情怀、家庭美德和个人品质方面的影响、引导和培育, 旨在将特定的社会观念与道德规范, 内化为家庭成员的思想认知及道德素养的社会实践活动。”^[1]

1.2 实施家庭思想政治教育必要性

思想政治教育在我国有着独一无二的价值, “它具备保证正确政治方向、培育和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强民族凝聚力、构建精神家园的基本功能。”^[2]家庭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性单元, 承担着个体社会化的初始功能。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 “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 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 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 要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3]换言之, 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在培育个体道德品质、社会责任感及价值观层面具备高度的一致性。二者的融合式发展能够提高教育成效。在新时代, 思想政治教育的发展步入了新的阶段, 需充分借助家庭这一“中介”, 推动思想政治教育实现更高水平的发展。

2 家庭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

家庭环境作为一种无形而深刻的文化力量, 以润物无声的浸润方式, 持续规范家庭成员的言行举止, 并在

长期传承中塑造其道德品格与精神气质。本文将从家庭结构、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教育内容三个方面来阐述家庭教育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影响。

2.1 家庭结构对思想政治教育发展的影响

“家庭结构是指家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4] 1983年,中国社会学家费孝通对家庭结构进行了区分,包括“残缺家庭、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和联合家庭四种类型。”^[5] 本文主要聚焦残缺家庭形态对未成年人思想政治教育体系的深层影响机制来展开探讨。

残缺家庭对思想政治教育影响主要有三个方面。其一,家庭教育功能弱化。家庭作为天然的优质教育载体,在残缺家庭结构中,父母一方或双方的角色缺位易导致未成年人价值观培育缺乏正向引导,使其更易受社会不良风气侵蚀而产生价值认知偏差。若此类偏差长期未能得到有效矫正,未成年人可能出现行为失范问题,这无疑会增加思想政治教育的实施难度与工作负荷。其二,道德教育的缺位。鉴于残缺家庭结构的不完整性,父母某一方通常仅能保障子女的基本生活需求,而对子女的教育关注不足。这可能致使子女的道德认知出现模糊,责任感与同理心匮乏,甚至产生行为失范现象,进而对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造成影响。其三,心理健康问题。“在残缺家庭中,青少年的相对剥夺感与心理适应具有循环预测作用,有着心理健康的潜在风险。”^[6] 家庭结构的不完整易使子女产生孤独、抑郁、自卑等心理问题,影响其人际交往和心理健康,从而影响思想政治教育开展的效果。

2.2 家庭教养方式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家庭教养方式是指父母在抚养与教育子女的过程中所采用的一系列方法及行为模式,其作为亲子互动的核心载体,对子女的身心发展、性格塑造及社会化进程产生直接且深远的影响。在《幼儿家庭教育指导》这本书里被分为四种类型,表现为民主型、专制型、忽视型、溺爱型。^[7]

民主型教养方式的父母会反思孩子社会心理需求,并对孩子进行充分的监督。^[8] 此类教养模式强调家庭教育的核心地位,能够有效引导青少年构建符合社会主流价值的认知体系,对思想政治教育效能的提升具有显著

促进作用。专制型教养方式以高度控制欲与支配性为核心特征,在长期高压环境下成长的未成年人,容易因情绪无法得到正常疏导而形成心理扭曲。当内心的痛苦无法通过健康渠道释放时,部分孩子可能选择以暴力方式向他人转嫁压力,从而在无形中埋下成为校园欺凌施暴者的隐患。在该教养模式影响下,学生主动学习意识较为匮乏,难以对教育内容形成真正的认同。这种被动式学习模式会降低学生参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兴趣和积极性,从而对教育效果产生不利影响。

忽视型教养方式易使青少年萌生自我价值感缺失、未获他人尊重认可等观念,导致消极情绪出现的频率增加。在该教养模式下,家长对子女的行为引导与情感支持显著缺失,对子女发展需求的回应性较低,导致子女在认知加工层面难以有效内化思想政治教育内容,进而削弱了思想政治教育实施过程的实效性。溺爱型教养方式不仅阻碍未成年人掌握基本生活技能,也不利于其形成自尊自立、自食其力的道德品质,极端情况下甚至可能诱发违法犯罪行为。这种模式会削弱未成年人的独立思考能力,使其在思想政治教育中对政治理论学习和现象现象缺乏深入分析能力,容易出现盲从倾向,从而在舆论层面为思想政治教育的推进带来阻碍。

2.3 家庭教育内容对思想政治教育的影响

家庭教育是一个很宽泛的范围,在这个范围里面进行什么内容的教育取决于家长,当前社会下,家长普遍将教育重心过度聚焦于子女智力的开发,导致教育行为趋于功利化,形成了以知识灌输为核心目标的功利性教育模式。功利型家庭教育只专注于最后的学业成绩,却完全忽略学习过程。“当孩子状态佳、成绩好且排名靠前时,家长常用丰厚的物质奖励鼓励其继续努力;反之,要是孩子没发挥出应有水准,家长常常不探究原因就直接进行体罚和责骂。”^[9] 此类“异化”倾向呈现出个人主义或功利主义特征,将对思想政治教育目标的达成形成阻碍。

家庭教育内容中包含的行为规范和道德准则,是孩子社会化过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家长有意识的规范自己的教育行为规范及核心素养,不仅可以提升个人修养,而且可以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行为规范”。^[10] 具体来说,当家庭教育与学校教育目标协同,能强化规则意识认知图式、构建道德判断参照框架,促进学生对于制度性规范的认同与践行。反之,若家庭教育有价值偏差或规范缺

失,可能引发认知冲突与行为失范,削弱学校思想政治教育中行为规范教育的实效性。这种双向互动机制说明,家庭教育的规范和质量是学校实现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重要前提和支撑。

3 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发展的路径

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培育时代新人,需充分发挥思想政治教育与家庭教育的协同育人效能,系统优化思想政治教育生态体系,推动思想政治教育与家庭教育的深度融合与协同发展。

3.1 强化家庭思想政治教育意识, 加强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素养

卢梭曾指出,“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以前就要像儿童的样子”。一方面,家长需实现教育观念的范式转换,突破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二元对立认知框架,强化二者的有机融合意识,构建协同育人的系统性思维。另一方面,家长是家庭教育的主导者,其思想政治素养直接影响教育效果。家长在进行家庭教育时,不应该仅仅局限于对孩子进行智力的培养,一个人学习再好,但是没有道德,在社会上也难以立足。古语有云:“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家长应该提高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性,积极参加相关的培训和讲座,学习借鉴好的教育经验,提高自己的觉悟,不断推动家庭教育和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

3.2 利用家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 构建家校协同育人机制

家庭作为微观社会环境单元,其教育功能受特定场域资源配置与文化生态制约。要实现教育效能最大化,需系统挖掘整合家庭思想政治教育资源,构建主体性、情境化与生成性育人机制。我们党成立100多年来,积累了丰富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家庭教育应充分利用这些资源,和日常生活场景相结合,使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有效提升家庭教育形式多样化发展。同时,家庭与学校需构建长效化沟通机制,协同确立育人目标与实施规划,同时强化教师队伍的思想政治教育素养,为家校融合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3.3 营造宽松的政治环境, 增强社会舆论的引导

政府需强化对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的战略重视,通过健全法治化保障机制、推动《中华人民共和国家庭教育

促进法》的落地实施,构建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协同推进的政策生态。同时,社会组织应充分释放自身功能价值,通过媒体传播、文化活动开展等多元渠道强化社会舆论引导,为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营造良好发展环境。社会组织与社区需积极响应国家相关倡议,与政府形成协同合作机制,搭建信息共享与资源整合平台,向家长及青少年普及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融合的重要意义,提供科学实用的实践方法,协同培育青少年的道德素养,并结合实际教育场景探索二者融合发展的创新路径。

综上所述,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的融合发展在当前仍存在显著的拓展空间,亟待社会各界给予充分重视并提供有力支持。社会各界应协同共育、凝聚合力,推动家庭教育与思想政治教育深度融合,共同营造有利于青少年健康成长的优质环境氛围。笔者在未来的学术生涯中,将持续留意该领域的前沿动向,不断加强自身学习,提升专业素养,以期构建和谐社会贡献绵薄之力。

参考文献

- [1] 孔德生,胡在珊. 家庭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综述[J]. 高教探索, 2017, (S1): 184-186.
- [2] 郑永廷主编. 思想政治教育学原理[M].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8.
- [3] 习近平. 在全国教育大会上的讲话[N]. 光明日报, 2018-09-11 (01).
- [4] 张世平. 独生子女感恩意识缺失的心理分析及思考[J]. 平顶山学院学报, 2007, (01): 125-128.
- [5] 费孝通. 乡土中国[M].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9: 11: 214.
- [6] 熊猛, 刘若瑾. 相对剥夺感与留守儿童抑郁的关系: 控制感与公正世界信念的作用[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 (02): 148-157+171-172.
- [7] 林静, 刘文辉, 郭殷. 幼儿家庭教育指导[M]. 长沙: 湖南大学出版社, 2024. 01.
- [8] 李岩, 李跃, 李雨婷, 等. 家庭结构和教养方式对青少年抑郁情绪的影响[J]. 心理学通讯, 2024, 7(02): 138-143.
- [9] 田友谊, 韩雪童. 现代化视角下家庭教育本质的异化与复归[J]. 天津市教科院学报, 2020, (06): 17-21+33.
- [10] 郭众民. 家长教育行为规范及核心素养[J]. 当代家庭教育, 2021, (07): 27-28.